

萌芽出版社出版

大馬福聯會，雪福建會館資助學術文藝叢書。

銀針集

陳欣 著



藝文出版社出版

馬福聯會，雪福建會館資助學術文藝叢書。

銀針集

陳欣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雪蘭莪福建會館“文學出版基金”一九七八年度〔散文組〕優秀獎，並由該基金資助出版。





目錄

叭兒狗學者	1
學術界的“閉關主義”	4
從針麻談起	7
學術價幾何？	10
狐狸露了尾巴！——讀葉曼沙〔另一把刀子〕	13
反“有利無義”說	16
名流與小偷	19
大學里的怪事	21
義士的悲鳴	23
世故拉雜談	26
從影評談起	29
不高明的“高見”	32
從孩子們談起	35
談股票熱	38
大國手的慨嘆	40
球賽乎？比武乎？	42
李小龍死了！	44
從〔中國熱〕談起	47
醫學·名利	50
壟斷與掠奪	54
污染與資本家	57
體育·名利	59
軍刀·英雄	62
文明與落後	65
擁抱的背後	69
甜蜜的謊言	72
白骨精現原形	75
莫須有與神經病	78
後記	81



叭兒狗學者

最近，有幸在報上读到一些學者專家的心得，“欽佩”之余，不得不对高等學府的“威信”感到迷惑，感到悲哀！

一位高等學府的“日本通”，最近受邀訪問日本，對日本的財界要人，亞洲問題專家以及官方要員等發表“精辟”的演說。我們读了部份演詞，不但覺得他的立論獨樹一幟，有所“創新”；抑且設想大膽，言人所不“敢”言；很符合一些學者專家的“學術”要求的。

可尊敬的學者專家提出的論點最主要的是硬硬地，“學術性”地把東南亞分為“海洋東南亞”——包括泰、馬、星、菲和印尼五個國家——和“大陸東南亞”，即指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這樣子的分法有何地理或歷史的根據，大概又是屬於“學術性”的東西，普通人恐怕理解不來；然而，更需注意的是學者專家由這樣的論點所引申出來的更主觀、更大膽的“假設”：“從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來看，將來日本大概與海洋東南亞相接合，而中國則聯合大陸東南亞諸國，與日本平分秋色！”原來可敬的學者專家，早替未來的東南亞劃分了勢力範圍：這是對一個國家的污蔑和對另一個

国家的野心家的鼓励！这样的论说不可不说是大胆惊人的了。

然而，我们只需把眩人耳目的两个“特创”“学术性”的名词——海洋东南亚，大陆东南亚——抛入阴沟里去，再深入一想，把所谓“会倾向日本”的五个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念念不忘，口口声声要“控制”“保卫”的“生命线”的马六甲海峡作一对照，就会马上恍然大悟：学者专家也者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独特的“特创”，不过是拾人牙慧，替人摇旗呐喊助威而已。

学者专家忧心忡忡，苦口婆心的劝勉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把海洋东南亚作为亚洲据点，是绝对必要的”，从而无耻地献策道：“日本一方面得展开积极的政策，对海洋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安定作出贡献”，更进一步阴险的建议：“必须通过心灵的交流，扫除人们脑海中军国主义文化的印象。”这样忠心耿耿、设想周到的学者专家，历史上实也少见。

翻翻查查，终也在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中《出卖灵魂的秘诀》里找出了一个，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据胡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天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因此，胡博士更追一步地引申道：“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时鲁迅先生即以锐利的笔锋讽刺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这样子“高明”的军师，现在不是又有了一个唱同调的么？

影片《战争贩子》里，白人屠夫威廉华克在惨酷虐杀黑人反抗斗士后受部下祝贺时，曾不禁喟然的说：“我不过是个工具吧了！”仔细想来，我们的学者专家实在连“工具”的资格也够不上，只有奴性十足的叭儿狗庶几类似。

高等学府居然“研究”出这么一个破烂货，难道还不够悲哀！



學術界的“閉關主義”

“閉關主義”在我們的學術界里，似乎是盛行起來了。

“閉關主義”的產生，大概有兩種原因：第一種是自己向來不行，在長時期以來相形見绌的情況下，爭又爭不來，最終只好自暴自棄，改而採取魯迅先生所說的：“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的策略；這正是舊中國的最好寫照。第二種原因却正好相反，自己向來都很行，很“進步”，由於長時期壟斷了“先進”的稱號，也因此而否定了別人有“趕上來”的可能；習慣於“第一”的榮譽，要他嚐嚐“第二”的滋味，實也難以吞下這一口气的；於是採取鴕鳥政策，別人對的還是錯，別人在科技上有了什麼新的突破，則也不過是“還未达到西方先進水平”。言外之意，我們學的是西方的一套，因此，別人還是“未”達到我們的水準！

第一種的“閉關主義”，由於自卑；第二種“閉關主義”源於自傲。兩種原因雖是互相矛盾的，然而結果却是一樣：妨礙了自己本身的進步。

我們的學術界患的正是第二種的“閉關主義”！

由於這種閉關主義的泛濫，使我們得以欣賞到不少妙論。

例如：权威们严正的强调：别人的设备与使用的治疗方法，“不过和我们一样”，因此，大家可不必迢迢万里去医什么病；我们策手无计的，人家“大概”也只能是徒劳无功。不幸的是有许多被我们的权威们宣佈为“绝症”的，交到别人手里，偏又霍然而癒了。原因呢，我们的权威大抵是不愿意去深究的。

再如“针刺麻醉”吧，一位“有识之士”就认为是“心理作用，难以解释”，意即没有“科学根据”。更有不少专家们指出：阴阳五行，经络学说等等都是“玄妙”的，根本不足信；更进而劝人家“抛弃这一套学说”。

对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当然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它。然而我们的专家们从不愿意去了解，针刺麻醉这个医学新成就，是长时期来，中医由针刺止痛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而所谓“玄妙”的阴阳五行等学说却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之一；除非不要中医学，否则也只能批判地接受，而不能轻描淡写，任意地抛弃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玄妙”处，不过是人们把各种自然现象观察后的结果，加以综合与分析，利用它来作最简练的概括，以说明自然界各种现象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再把这种说法引用到医药治疗上，藉以阐明人体的病理和生理，以作为诊断和治疗的根据。这说明了“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是符合了从实践提升到理论的规律的，企图歪曲它为“不科学”，正好说明自己研究问题的不科学！

鲁迅先生说过：“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又

说：“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來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弃‘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

我以为我们的学术界实有必要采取这种谦虚态度，打破鸵鸟式的闭关主义的。

（七一年十一月一日）



從針麻談起

近年來，由於中國醫學的飛速進展，一些向來都被目為“野蠻”、“落后”、“不科學”的醫術，例如針灸等都獲得了新生，有如鑽石經過了琢磨，閃爍出耀眼的光芒。神話式的針麻“奇蹟”，使得歷來自以為樣樣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由世界”老大哥，也不落入後的掀起研究針灸的熱潮。這當然是尼遜訪華後引起的震波之一；從一頂頂平常不過的斗笠也在花旗邦受到熱烈搶購的趣聞中看來，可見生活在“自由世界”里，老百姓其實是一直被當政者“自由”地蒙蔽，所謂“竹幕”云云，其實是山姆大叔自己給圍上的。莫怪得只稍為掀開一角，露出些微曙光，已然一新老百姓底耳目，弄得大家如醉似癡，心向往之了。

雖然如此，我們的一些“學者”“專家”之流，也還是另有“卓見”，對別人光輝底成就，永遠是不肯謙虛承認的。這並不奇怪，原來這些“學者”“專家”向來自以為所學的最先進、最科學、最……，“不幸”一旦被了占了先，領了前，確也比割他一塊肉還痛；惱羞成怒之下，於是先是設法替人家塗黑，說什麼針麻只是一種“心理”治療；看看

连比自己高明得多的专家们在访问过后也承认是事实，而自己的“心理治疗”“理论”已站不住脚时，连忙把头从沙堆里拔出，摇身从鸵鸟变成孔雀，喝的歌也换了调，这当儿又在说别人的理论“不行”，希望我们顶“高明”的专家们能替针灸整理出一套“科学”的理论云云。

一句话：别人永远是不行的。即使有所发现，那不奇怪，最高深的“理论”问题，还得由我们来搞；原因呢，据说是我们的专家们很多通晓华语和英语，而且在“技术方面不比他们差”，“在某方面的设备，更比他们先进”！

针灸这一门古老的医术，所以会在最近焕发出万丈光芒，是与无数医药工作者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从一篇报导医药工作者在创造“双侧穴位结扎”的粗针透穴法，治愈了歪咀歪脸症的新闻中，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就表露无遗。它叙述了一名军医和一些卫生员在各自的脸上扎针实验，弄得“大家的脸扎肿了，眼睛刺激得直流泪，脑袋嗡嗡叫，一直扎得咀吃饭都有困难”，一名实验者为了体会一个新穴位，竟把针透入三寸五分，扎针时“强烈的针感使脑袋嗡嗡的一声，甚么也听不清了；这时他继续把针进到三寸深，针感更强烈，咀唇、眼睛一个劲地跳动……”，而实验终于成功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完全彻底为人民，这正是这一批医学工作者能获致一些驚人成就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专家们，技术确然是“比别人高明”，设备“更是比别人先进了”，还懂得华语和英语；可惜就是不能免除老百姓们的谈“医院”色变，这样子的现实，难道还不值得

我们的学者专家们再三深思吗？自以为技术好，更以设备先进夸耀，死抱着沉重的名利包袱，偏妄想争在别人前头，替人家搞理论，岂不是太“天真”？

语言问题根本就不是总结理论的决定性窍门。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以为别人的医学工作者只懂得方块字，“土头土脑”的，莫怪得还搞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令人“遗憾”。事实上，理论的创立只能来源于实践，现在所以还未有完整的针灸理论，不过是由于这一门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医术也只是近几年才得到完份发展的，原有的理论也因而显得跟不上了。我们这里固然是进行理论研究的“理想”地方，原因却不是由于我们的医生“都懂华语与英语”，而是我们的社会中，虽受到歧视，中西医学也还并存，有条件加以结合研究的原故。

要说争先，要想真正对医学的宝库之一——针灸作出卓越的贡献，我们的专家们只有抱着真诚为老百姓解除病苦的心愿，放弃自己那付高架子，学习别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求知精神；老老实实的对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理论，进行科学的研究；同时努力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这样或许有可能与别人争一日长短。倘若死命坚持自己所学的才是“正统”“科学”，而硬要以这样的“正统”“科学”来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套上“理论”，那成功的希望，看来确是相当渺茫的。

（七二年七月九日）

學術價幾何？

記得在唸書時期，我一位老師提起過這麼一則故事：說是我的老師的老師是一位美國的蜘蛛專家，一位生物學博士。有一回，這一位博士的老朋友從舊金山打電報到紐約給他，告訴他說由於在博物院裡發現了一隻特種的蜘蛛，據說是後腳的第二節，比普通的蜘蛛多長了一根毛，請他到來鑑別。我的老師的老師接到了電報，馬上興緻勃勃地乘了飛機，從紐約趕到舊金山，以進行分類鑑別的工作。

為了區區蜘蛛腳上幾根毛，費了那末大的勁兒，這樣的故事，當初聽起來覺得真是不可思議。認定那位美國博士大概是吃飽了沒事幹，有錢沒地方花，才會去做這樣的“傻事”。

很幸運地，前一些時候又看到一位學者之流的人物在報上發表的大作，頓時恍然大悟。原來我老師的老師所進行的正是“學術”的研究工作，不但“莊嚴”仰且“偉大”得很！蜘蛛腳上的幾根毛實在是很可以大大地“小題大作”一番的。怪不得“他們的態度有時是迂腐可笑，有時又像是玩物喪志了。”

从这位学者之流的论点看来，实在不得不要考虑一下这样的问题：学术价几何？

脱离了文章的思想内容，却说是“只消看看他所研究的题目，就可以约略知道他是否有走上学术之途的希望”，我们的学者，不也太不负责任了么？假使我们的学者当上了考官，那些“有志于学术的人”，如果写出像“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内容”一类题目的，一定是“自己并未曾下过苦工去作过专门的研究”，结果只能落得个重修；如果写的是“林黛玉死于肺病考”之类的，由于深得“小题大作”之要旨，肯定马上捞个博士学位的了。

学术真的有如我们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少数学者专家研究的范围，与大家的关系较少”，是“即使怎样力求浅白，怎样写得深入浅出，也还不易懂的”么？如果钻的是牛角尖，着眼于蜘蛛的脚毛，林黛玉的疾病，或是老鼠鬍鬚的迷走神经之类的莫明其妙的东西，肯定地，“研究”出来，也只能博得几个学者专家之流的喝采“赏识”，与广大的民众的生活是脱节的。事实上，有许多站在广大民众利益而写的学术性作品，不但忆万人都在热心的学，而且活学活用，越学越是心灵手巧，得心应手！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一篇《堆垒素数论》名震全球的数学学者华罗庚先生，廿余年來曾经陆续地发表了好些实用性很高的数学论文。例如其中有关《统筹方法》（我们的学者应该不会一看就肯定是非学术性的吧）的，写得深入浅出，即使文化水平较底的工农大众也很易于了解的。他以

泡茶打比喻，來比较三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一是洗好茶炊，灌上水；在生火烧水时，去洗茶壶，茶杯和拿茶叶；另一种是准备好一切，坐着等水烧开才泡茶；还有一种是先烧好开水，再急急忙忙做其他的工作。结果当然是第一种方法最省时，效果也最好。这样生动妥切的例子拿来和工作中的每一程序的时间加以统计和比较，再引申到工业生产的复杂工序上去。像这样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学术论著，难道是“与大家的關係较少”，难道是“即使怎样力求浅白，怎样写得深入浅出，也还不易懂”吗？

我们的学者致力于把学术说成是什么深奥不可测的东西，“不是普通人可以看懂的”，用意很明显，不过是在拚死命抬高自己的声价，不过是“高级知识份子”的优越感在作祟而已。这样子的学术，这样子的学者，大可以休矣！

（七一年五月卅一日）

狐狸露了尾巴！

讀葉曼沙[另一把刀子]

本月十九日，某报副刊《绿野》版内刊登了叶曼沙先生的《另一把小刀》，作为对苏紫生君在《青园》刊登的批评文章《这是一首甚么歌？》的所谓“诬裁”的答复。

把《另一把小刀》仔细的读了几遍后，除了繁不胜举的火药味极浓的词句外，我们并不能找到任何针对苏紫君的批评底反驳。反而觉得，这样子泼妇骂街式的文章，不但表现了叶曼沙先生是企图在逃避问题，不敢就事论事；更令人怀疑，所谓“揭人疮疤，因痛而叫；狗急跳牆的狼狈”云云，不正是叶先生自己的写照吗？

叶先生在《我的歌》里告诉我们：他的歌是只求自己“内心的舒畅”，或“心灵的开放”的；既然如此，让自己充沛的感情在冲凉房里高喊高叫发泄出来好了，又何必发表出来“现世”？既然是狂妄到“不管别人恶意批评，有意中伤”，现在又何必暴跳如雷，举起“另一把小刀”，到处乱比划吓唬人！这岂不证明了自己的色厉而内荏？虽然如此凶相毕露，叶先生仍还是不能也不敢举出充分的理由，说明《我的歌》中表露的并不是“极端自私，个人主义”的思想。

这样子满脑子“人不为己，天殊地灭”思想的人竟也大言不惭的吹嘘自己是根据“社会活生生的现象，也根据个人的经验体会”来怀疑“有几个人是真能献身不为自己”，岂不是浅薄可笑？

一个只能把歌“藏在心里唱”，独自承担“一个人的苦乐”的人，肯定只能是温室里的娇花，绝不会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野草。叶曼沙先生生活的圈子早就判定他对暴风雨式的生活“体会”不来，也注定他看到的只会是生活中绝少数的逃兵，绝不会是暴风雨中的真正斗士。以这样短视的观点来怀疑有几个人是真正献身不为自己（这一点他不但自己肯定，还引为自得），不但对斗士光辉形象的污蔑，更说明了叶先生是乘机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妄想暗地里散毒！所以，苏紫生君指出《我的歌》是一首黑歌，实在并没有批错！

叶曼沙先生大概是在社会混得久了，不但写文章有两下子，尚且染上了一般市井流氓的“撒赖”气息。他一面在悲叹目前文坛“正盘踞着一些倒行逆施，企图混水摸鱼的黑色人物”在那里鼓起“群起而攻，造成声势，以及人多好办事的恶风”；一面又得意洋洋的说“做亏心事最怕西洋镜被拆穿，由于不光明的底牌一被翻，自己就会变成一隻过街老鼠，不免引起公愤，人人喊打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的歌》所以被批，叶先生自己的话不是作了最好的解释吗？看来，叶先生的《另一把小刀》是更不济事，划来比去倒把自己的烂疮疤全给挖出来了。

“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正是一个理想文坛；我们不能勉强大家“写那些他本人读了惬意，看了顺眼的东西”，但更不能让一些别有居心者，装扮成超然的身份，借着发泄内心的舒畅或心灵的开放，肆意在文坛上放毒。不拔除文坛上的莠草，百花那得盛开？不驱走聒吵的乌鸦，百鸟鸣声那得悦耳？

“骑在虎背上的人”确也难以下台的。然而，针对别人的批评不能提出很好的论据加以驳斥，只会破口大骂，这样子只有更加暴露出自己的醜恶咀面。“另一把小刀”恰好挖出了叶曼沙先生的内心世界，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还能不“个个喊打”么！

（七一年十月廿九日）

反“有利無義”說

有一段时期，我们的社会很流行一个这样子的悲观低沉调儿：把这个世界说得一无是处，糟糕透顶，简直是只有魑魅魍魉在横行而正义之士匿迹。国与国之间呢，在“有识之士”眼里看来，存在的关系也只有“利”而无“义”，於是乎，既然大家“交征利”，见利而忘义，莫怪得整个世界会乱糟糟，四处烽火，遍地狼烟了。

这里让我们引一段摘自某三尺文坛的短文作个例子吧：“……譬如势单力薄的弹丸小国，偶提出警人的良好主张，未必得人垂注，而且呼吁垂注之声，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说到喉咙都乾；但一国势强盛的国家，纵是提出最坏的主意，也必有一些附庸者大声喝采，以表欢迎讚叹……。”

这样免的“高论”毫无疑问，是很合某一批大人先生的胃口的。这批高贵的大人先生们一向来就是见钱眼就开，“有奶便是娘”；正义云云这“捞什子”，在他们看来，本来就不值个屁的。君不见战前满身血腥的蝗军大间谍筱崎，不也摇身一变成为“工业家”，“安家落户”来了？从军阀而财阀，大人先生们照“欢迎”不误，看在“钱”份上，居然有如此宽大胸怀，能轻易地不究既往，这正是“有利无义”

论的一个最彻底表现！

然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发出类似为大人先生们所欢迎的论调的人，一定忘掉了不久前，在联合国里，绝大部份的小国曾经联合起来，以七十三票对三十五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势单力薄的弹丸小国”阿尔巴尼亚底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又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否决了“国势最强盛”的美国所提出的“最坏主意”：“重要问题”提案；从而使它的另一个“更坏主意”：“两个中国”提案连表决的机会也丧失了。

那些论说者肯定也忘记了另一个“国势强盛”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国”，也在联合国里碰了壁，绝大部份中小国家曾经违拂了它的意旨，通过了“吁请印巴停火”议案。

反对一二个超级大国企图操纵，主宰我们的世界，正是当今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看不清这一点，或者抹杀这一点，而去竭力强调超级大国的霸道，这样子的“高论”只能助长了狼子们的野心。强国企图凌辱小国的事实是存在的。然而，我们除了揭露它们的强蛮无理，也必须指出它们外强中乾的一面；不然，渲染了强国的霸道，而忽略了小国抗拒的能力与决心，正好完成了强国所无法完成的工作：瓦解小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志。无怪乎这样子的论说会深得大人先生们的心的。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确也只有“利”而无“义”么？也不尽然。我们就听说过一个以产茶，出口茶著名于世的国家，派遣了年青，忠于事业的农业技术人员到某些以往必须大量

近口茶叶的国度去，教导农民种茶焙茶的技术。我们也听说过大量的工人、医务人员在赤道的炎阳下埋头苦干，为是仅是让黑色的非洲大陆，露出曙光来。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迹是根源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广阔胸襟的；也永远不是眼中泛着铜光，嘴里透着铜臭的大人先生们所能理解的。

历史上的魑魅如希特勒，东条英机之流，并不能横行很久；现今的魑魅也逃不过同样的命运。正义正在成长，霸道加速衰亡，看不清这一点就发出“高论”，这样子的“高论”是误导人，有必要严加驳斥！



名流與小偷

不久前观看了重新拷贝的影片《樑上君子》。片中临剧终映的是小偷包三气定神闲地对不可一世的夏律师，矫揉造作的夏太太和威风凛凛的屠巡捕说：

“是的，我是小偷！但是你们又是些什么东西呢？你们是大偷！你，你，还有你！”

於是，我们神清气爽地看到了这些所谓上流社会的绅士太太们，在义正辞严的指斥下，被剥去了假面具，狼狈不堪，垂头丧气的醜态。

真的，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些名流和偷盗，其实也是相去不远，甚至是同一货色的。要勉强分别开，不过一个是社会的急性病，一个却是慢性病。急性病来得快，气势猛，然而去得也快；被偷被盗的人感觉得到，虽然受了突来的痛苦打击，但也马上认清了好歹。慢性病来得无形无影，一天天慢慢地偷，细细地剥；受害者比较不容易感觉到，只是血汗一天天被吮吸，最后只剩下皮包骨，免不了呜呼哀哉！而受害者到头来可能连凶手是谁也还蒙在鼓里的。

其实，一些急性病也还并不太可怕，例如盲肠炎，开了

刀，除去病根，也就没事了。惟独长期消耗性的慢性病例如肺癆或营养不良，精力一天天消耗，对人的危害反而更大。

名流和偷盗还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绝不把所幹的勾当清楚明白地让人一眼识穿。他们总要巧立名目，装模作样地搬出堂而皇之的名目作为幌子。明明是加重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偏偏又有勤工奖、奖励金之类诱人的名词出现，让人尝了糖衣，连带把毒药也给吞下去了。这些，正是一些名流们的杰作。然而，其中也有例外。记得过去曾经听说某地一个专靠炒地产起家的名流，就曾对一些被迫迁的穷小子趾高气扬地自我介绍道：

“我就是××地最著名的拆屋专家×××！”

拆屋而成其为专家，而且还洋洋自得，引以为荣，其心地如何，可想而知。这种情形，正有如现在大部份国家对它仍旧是束手无策的头号凶手癌症对病人狞笑道：

“我就是最大的凶手癌病了！”

言外之意，当然是：你奈我何？

名流而发出如斯狂言，当然是自恃根底雄厚，火候已深，不再怕诨小子们“捣蛋”的了。软的，漂亮词语不必再派用场；当然不惜露底向诨小子们示威示威。

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可也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有正确认识的医学工作者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不治之症”，认识了病情，抓到了病根，再对症下药，就能把病治好。癌病虽凶，人类终归会认识它，制服它，消灭它的。同样地，那些专幹些损人利己勾当的人，又能够横行到几时！

（七一年四月二日）

大學里的怪事

五十余年前，鲁迅先生在《我之贞烈观》这篇文章里说道：“社会的今意，向來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

短短几句话，就把旧社会对女性的侮辱，歧视和压迫暴露无余！

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社会里，虽说还是不时有人大声疾呼，争取妇女应享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然而我们的女性的地位，也不见得已经提高了多少。“饭票”、“花瓶”等等侮辱性名词的存在，说明了我们的女性依然不脱从属的地位。

就算是已经挤进大学门槛的一些天之骄子的女大学生吧，在一些别有居心者眼里，她们到大学里是否在求学问，钻学术，也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於是，我们在报上读到了一些在大学里发生的怪事。驚訝之余，更“欣赏”到了一副被认为是属于所谓属于“彼此意见不同的问题”的漫画。原来，

我们的女孩子跑到大学里并不是想增加学识。她们的目的不过是想戴着四方帽，手里挥舞着绳套，努力在唧尾穷追矮个子的男生，使男生吓得没命奔跑。而结果呢，高根鞋踏着香蕉皮，头下脚上的栽进了垃圾桶里。再不然呢，也不过是一群怪兽，被关在动物园里，尾巴在挂上“提防猛兽”的告示！同样具有如此这般对女大学生的“意见”，大概只会是一小撮臭气相投，头脑肮脏的“君子”们吧！

这样子内容的漫画作品，出现在港台出版的黄色画刊，或是一些对妇女光辉形象肆意歪曲污蔑的所谓“妇女”杂志里，也并不太出奇，因为狗嘴里照例是长不出象牙来的；现在居然出自一言一语皆须经过“辅导”一番的大学刊物中，岂非令人百思莫得其解。

幸而，具“不同意见”的被辱的一群，不甘于含垢忍辱，在沉默中爆炸了。这当儿，我们又眼界大开，欣赏到一些出自大学生手笔的“高度形象化”的描写片断。譬如把追求不果的男生描绘成“恐怕要摇着一条棍子出去焉！”这样“高明”到令人不忍卒睹的粗言秽语，相信港台一些黄色小说“名”家看了也要失色，自叹弗如！

这样高明的大学毕业生，出现在“辅导”人材济济的大学里，夫复何言。

我们要为受辱者的抗议声喝采！

（七一年十月四日）

義士的悲鳴

在一本尽刊些孤魂野鬼底悲鳴叫囂的雜誌里，看到一篇自称为《刚巧也是吃X光饭》的“专家”在大放厥词，写其所谓“通讯”。这专家一方面力讚“世界第一富强国”的医药科学进步，说什么：“美国的透视机不特可以在灯光下检查病人，又可以由T V传播，使学生也有机会看。”另一方又对一个过去饱受压搾，如今以自力更生闻名的国家极力污蔑，义愤膺胸，悲天悯人又复大义凛然的说：

“殊不知中国之所以提倡中医，实在因为西医西药极度缺乏，而人民不能不生病（！）所以不管一切，才有赤脚医生等怪物出现。如果……教育发达，西医学校林立，看看中医那时躲到哪里去了？”

这种言论实可列为天方夜谭之一的。听说某西方国家的一家报馆，在乒乓外交搞得有声有色时，特意转载了一篇报导，并隆重地刊出了“周恩来”总理的玉照。读者一看，倒呆住了，会不会中国也流行喜癍士，不然怎么连堂堂总理也留起长发成个女人样？再仔细看看原来是错刊出了周夫人的玉照，摆了个大乌龙。这样子的乌龙正好说明了西方世界在

当权者佈下的“竹幕”外，廿年來，造成一般人对中国的无知的程度。虽然如此，无知倒是无心的，摆乌龙还是情有可原，和“专家”的蓄意污蔑完全是两回事。

被这位“义士”所讚许的“第一富强国”，其医学确实是极为发达的。只可惜，它的子民们并未曾从这样的发达、科学化里得到什么好处。费利克斯·格林告诉了我们这样的惨酷的事实：“……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的人民像美国人那样谈医药费而色变……。那些没有投保的人住进医院去，可能在几星期就把一生的积蓄花光。……大部医院，每天住院费五十美元上下，许多医院收费更高。全部药品，那怕是阿斯匹林，都额外收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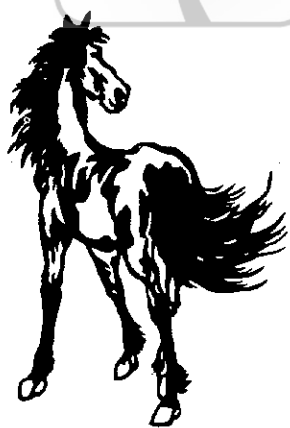
更糟糕的是服务员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女士在车祸中受重伤，尽管她肩膀伤得很重，而且脑部受了震盪，但救伤车上的救护员一直坚持到她在硬塞给她的纸上签名，保证他们会获得报酬后，才把她抬上救伤车。这样的生活中的故事，即使是“拔一毛以利天下”的杨朱的徒子徒孙们听了也会大吃一惊的。

X光专家一面声称对“中国医学进步到那一程度，我不知”，一面却又诋毁赤脚医生为“怪物”。闭着眼睛说昏话，快意是快意了，不知这一种强不知以为知的高论是否源自胡适博士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耶？若然，倒足以证明胡适博士的“理论”实可横行天下，无坚不摧，无往不利矣！

不幸的是大量的报导证明了“怪物”其实并不怪，只不

过在这些“怪物”的脑海里，名利思想是根除了。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争取到大都市开私人药房，捞个风生水起。他们一心想的只是为病人服务。基于这种精神，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在医药学上不但有了发展，而中医并没有“躲到那里去”；反而与西医学更好的结合起来，创造了针麻，断指再植，救回烫伤面达九十巴仙以上的病人，治愈聋哑、小儿麻痹后遗症等等奇迹。

X光专家的颠倒是非，胡言乱语，爱者欲其升天，恨者欲其下地狱；这种“义士”情，是很容易理解，也不足为奇的。他自己早把破烂货给抖出来了，在通讯上就说道：“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那就算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会认定世界一日一日进步，中医註定会消灭的了。



世故拉雜談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做人有时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见义勇为，锄强扶弱，是古代的侠义行为；而在此时此地，这样子的“好人好事”是会受到某些人的非议的。看到了不平的事，气愤不过，挺身出来主持公道；那末，矛头很快就会转而向你，在大受打击之余，还有落得个“不通世故”的批评的可能，在许多人的眼里成了大笨旦一个！

壁碰得多了，有人不免感到做人确乎不可不“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了；於是，看到青年们的“冲动”，就会提出“且住”的忠告，这当儿自己又成了“老于世故”的人了。

我就听过这样形象底譬喻：刚出道的小伙子，头是四方的，都带着锐利的稜角。在这个社会里，东碰西磨，时间久了，稜角终于尽失，头也圆滑了，这就从“不通世故”而至于“老于世故”了。然而，也有不少金刚钻脑袋的，越磨炼，稜角却越锋利，光芒也越闪灿，终于成了割剔社会病态的锋快手术刀了。这样子的人是会永远“不通世故”下去的。

一位教书的朋友曾经告诉我这样的故事：同事间有沉溺

于流行歌曲的，不但自己是标准的“歌迷”，还在教室里拼命鼓吹说：“流行歌曲很动听、很通俗；文艺歌，听不懂。”不幸，我这位朋友却是“不通世故”者，不平之下，就在课室里大喝反调，对学生们严肃地指出流行歌曲所造成的精神颓废，以及对思想的毒害。虽然，这是对事不对人，那位仁兄却也受不了，认为使他在学生们面前失威，下不了台；恼怒之余竟使出了造谣中伤的绝招；一面说朋友是“假正经”，一面大肆制造朋友争风吃醋的“故事”。朋友最后愤愤然的说：“想不到学校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句话还是照样的“不通世故”：他是把学校从社会里孤立起来看待了。

另外一回，和另一位朋友外出，途中遇见一宗车祸，两辆西卡碰在一块，一个年青人撞昏在地，西卡还压在他身上。我上前去扶起西卡，朋友在旁警告说：“还不快走，警察来了，整天要你上法庭，麻烦多多！”我怔住了，朋友几时变得这样“老于世故”了？然而，那当儿，“不通世故”者还很多，有人扶起伤者，有人拿来风油，更有人喊来德士，把伤者抬往医院去了。

类似“不通世故”的人，在外国也有不少，遭遇却更糟糕。《美国黑幕续篇》里介绍的一位拾金不昧的黑人底不幸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作为一个诚实的大好人，约翰逊拾到了装有廿四万美元的帆布袋。不幸的是他却“不通世故”的把它物归原主了。结果呢，大家都当是白痴、傻子；搞到他不但失了业，还受到邻居们的白眼，朋友的讥刺，甚至连

累到儿子也被同学戏谑。这就是一个“不通世故”者生活在畸形社会里的悲剧！人家日夜追逐的是蝇头小利，他却把到手的鉅款轻轻放走了；人家讲究的是虚伪奸诈和狡猾，他却以廉洁、清白自居；人家奉行的是“金钱至上”主义，他却偏视非份之财如粪土，这样子我行我素，和他人“格格不入”，不碰壁者几稀！

其实，从根本看来，造成这种“老于世故”，处世哲学的，正是“私”字作怪。整天想的都是个人名利，处世时也就处处免不了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愿意这个社会多一些永远“不通世故”的人，努力干一些使人避之犹恐不及的“傻事”，从而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美好的前景！

（七一年十一月廿六日）



從影評談起

被称为第八艺术的电影，对人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与其他艺术及文学作品一样，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世界观。

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作者本身世界观的反映，所谓什么藤结什么瓜；帮助读者观众辨别香花毒草，正是批评家底工作。

对批评家们，我们不敢苛求，但是起码也得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这样才不至于误导他人，才能提高读者观众的鑑赏分辨能力，加强作品的教育性，或是对毒草进行剔除工作。

很可惜，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批评工作者，在我们底文艺界里并不多见。单从最常见的影评来说吧，就常充斥着企图混淆黑白，是非不明，着眼于形式，甚或故意歪曲颠倒影片主题内容，妄想达到粉刷现实，降低富有生活气息的好影片对畸形社会猛烈冲击力的所谓影评。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有关电影《小当家》的影评。

它说：“小当家描写的是工人阶级。香港的工人阶级十分特殊，很值得一拍。”怎样特殊呢？影评说：“其特殊，在于工人阶级不像过往观念那末贫困。他们比一般白领阶级吃得更多。”

根据这一点，影评接着就恶毒地污蔑正派电影工作者说：“（他们）的限制就在这里，描写工人必须把他们写得十分贫困，捉襟见肘，苦不堪言。这在十多年前的粤语片中，很能令观众产生同感，如今却有隔膜了。……始终死抱着一套观念，就不会发掘到真正的现实，也影响了影片的说服力，如去年的一部《屋》，影片拍来，令人十分失望！”

原来如此！只隔了十多年，同样性质的社会倒是脱胎换骨了！香港工人真是那末“幸福”，香港社会真是那末“社会主义”么？请看看另外一位香港作者在最近一次“露丝”风灾过后的实地调查报告吧：

“……原来几年前他在香港市区做工，是一名建筑工人，由于屋租昂贵又屡遭迫迁，生活艰难只得搬到郊外来，以为搭一间木屋栖身，租几亩地种菜或可解决一家食宿问题。谁知……这一场恶风，除将种下的菜扫光外，竟连屋顶也吹走，弄得几晚小孩们不能睡觉，往后不知怎过呢？……”

这不是《屋》里老工人徐天佑的生活写照吗？这样子“贫困、捉襟见肘，苦不堪言的生活”，在大伙咀里谈谈倒也罢了，要真拿来放映在银幕上，可就大煞风景了，和“繁荣”“进步”等美好形容词，实也不太相配。“影评家”在“十分失望”之余，只好要求演员们在扮演工人形像时，穿上大

衣，坐上轿车，喝着香槟，住进高楼大厦里去，因为，他们比白领阶级还“吃香”得多呵，这才是“真正的现实”！

影评家拼死命在强调“现在”的工人生活“不那么坏”，甚至比白领阶级还“吃香”，其居心实也昭然若揭。对于这样子的“影评家”，我们采取的方法只能是：揪出来，打出原形，这样他们也就黔驴技穷，无从放毒。

（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不高明的“高見”

不久前去听了一个某学者主持的座谈会。题目是什么，已不能确实记起，内容谈的是有关电影分类制度的问题。

近來，我对我们某些学者专家们并不存什么奢望；这不是自己“狂妄”，狂自尊大，“胆敢”藐视我们博学多才的学者专家。其实有过一段时期，我倒是太过尊崇这一类的学者专家的。碰到他们发表些什么“宏论”，总是抱着又敬又佩的心情，专心诚意的再三拜读，希望对自己有所“教益”的。不幸得很，往往在“敬受教哉”之余，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有时不但不能“颇得我心”，反倒要引起自己的怀疑，那样子的宏论会不会是并非属于人类的信信。当上得多了，吃一堑长一智，免不了对我们的某些学者专家存有戒心，虽还不至于全盘抹杀，却也多少加以保留了。

这一回的座谈会，内容实也很吸引人的。因为在不久前，我们就曾经被什么X片Y片之类搞昏了头；幸而，在公众呼吁的压力下，不得不暂时稍为匿迹了。学者专家在人们记忆犹新的当儿，提出这个题目来谈论，可说是乘热打铁，很能吸引人的。

看來，为了这个座谈会，学者专家倒是很费一番气力的。他曾作了许多调查工作。现在仍旧记得的是：我们的电影观众有六十巴仙是成年人，适宜他们欣赏的影片是“娱乐性”的；另外四十巴仙是未成年（十八岁以下？）则应偏重于“教育性”。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现行的电影检查制度是太严格了，使得许多娱乐性（？）强的影片，为了照顾四十巴仙的未成年观众的教育（？）就被牺牲禁止了。对成年观众来说，不可说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权宜的方法只有采取电影分类制度；如此一来，成年人得“娱乐”，未成年人得“教育”，各得其所，岂不快哉！

为了消除一般人的“误解”，这位学者还再三强调，所谓“X片”不应专指“性片”，而应包括一切具“污化”社会潜力的行为，如嬉皮士、吸毒、暴力等等。

这样子的论调，粗听來或以为各方面都考虑周详，实不愧社会学专家高明的“创见”；略一深思，却又不禁哑然失笑。这一位专家一定以为我们的青年，一超过指定的“成年”年纪，譬如说十八岁半吧，思想就会无端端地来个飞跃，不但头脑“成熟”，而且马上修炼成六根清净的金刚不坏之身。因此，什么色情性慾、暴力、嬉皮士、吸毒等，对他们说来都只是“娱乐”而已，绝不会“中毒”上当。这真是“想当然耳”。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少的风流强姦案的主角却常是按照专家的逻辑推理早该修炼“成仙”的半老头子；而外国搞“换妻”吸大麻、服迷幻药的也不乏上流社会的成年人！社会学专家的研究范围看来是不会包括这一

类“通俗”的东西吧？

我们不知道把暴力、吸毒、嬉皮士之类的垃圾也列入“X片”是否就会把电影的“娱乐”性提高多少。学者专家大概以为这一类醜行，比起“性”来，还不会太引入反感，特意把它们也拉进来，企图给“X片”涂脂抹粉，让它看来比较“清洁”些。事实上，吸毒、暴力、嬉皮士和性代表的不过是西方没落文化，彼此间不见得谁就比较“高明”。若以为归在一起，就可蒙骗过关，“X片”声誉就此蒸蒸日上，那倒不愧是独特的“创见”了。不论我们的专家如何熬费苦心去美化吧，罂粟花再美，内中流的也还是鸦片毒质；我们倒想问问学者专家，除了他心目中的一套外，是否就没有其他健康的娱乐了！

(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

從孩子們談起

一次，在巴士上碰过这样的事：一个三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抱着一个二三岁的孩子，坐在我前面。孩子很活泼、健康，也不怕陌生人。他并不安于母亲的温暖怀抱里，总是挣着，闹着，爬着；一会儿小手攀在巴士窗沿不停的欢呼，一会儿转向后座，对我露出天真的微笑。最后，他似乎不满于巴士内的局促和旅途的单调了，挣脱了母亲的牵引，攀到邻座去。然后独个儿坐在那儿，显得多么自在，得意。然而，做母亲的始终放心不下，终于把他强行拉了过来，仍旧置于自己怀抱的保护之下。这样的孩子实在是很讨人亲的，但并不多见。

我联想到过去看过的一本有关一位英国医生旅华十五年的经历的书来了。同样是在局促的巴士车内，人非常拥挤，一个不到两岁的婴孩，坐在母亲的大腿上，被挤在不停摇来幌去的搭客中间，快要哭出来了。他的母亲不慌不忙的剥开了一粒煮熟了的鸡蛋，放心地塞到他手里。滑不溜丢的熟蛋对他的小手来说，是个难题，使得英国医生看了也替他担心，怕会掉到地上。然而，那位母亲却不把它当一回事，而

孩子也慢慢地，一块块的把蛋往咀里送，终于吃光了它。

这件事使英国医生很感佩于这位新型母亲的信心，使他想起西方一些母亲，常常派遣丈夫“去看看孩子在干什么，叫他停止”；两类母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和我所见的母亲不同，这个新社会的母亲对孩子显得更为尊重，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一些事情，孩子的能力是受到完全的信任的。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也必然对生活充满信心，勇于向前直闯的。

然而，对孩子缺乏信心，忽略了他们的能力却似乎是一般作父母的通病。鲁迅先生曾经就卅年代的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作个比较。他指出若大家都穿起和服，是很难加以辨别的。但从孩子的举止，却很容易分别开来。大凡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这似乎正是不同类型的父母塑造成的不同结果。一般父母希望孩子温驯、安静不动、唯唯诺诺，乃称之为“乖”、“听话”；否则，爱叫爱闹，充满“野性”，便不太受欢迎，免不了要被斥为“顽皮”，“无家教”了。“乖”、“听话”，不一定就是好事。这种类型的孩子缺乏了一股勇猛的冲劲，将来纵然不致被塑造成瘟头瘟脑，遇事缩手缩脚，至少也会低声下气，胆小怕事了。

对孩子们的细心呵护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使孩子树立起自信心。受过份爱护的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嫩花，娇美是娇美了，却丝毫经不起风吹雨打。自信的孩子跌倒了，会自己爬起来，揩去血迹，不哭不闹，这样的孩子会长成一个

猛士的。

(七二年一月廿六日)



談股票熱

兩位朋友在面紅耳赤地辯論應否購買股票的問題。贊成購買的朋友再三強調：買股票也是一種投資，只要不進行投機性的買空賣空，採取穩扎穩打，小心翼翼，臨深履薄的方法，也未嘗不是正當的門路，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

所謂“投資性”，據那位朋友指出，是購買“極有發展前途”，或營業狀況良好的企業公司所發出的所謂“藍籌股票”。然後守住這一類一直在賺錢的企業公司的股票，等待它年終發出股息或“紅股”予股票持有人。這種形式的“投資”，看來不但安穩如磐岩，而且從通貨膨脹日甚一日的現象看來，似乎也還比把錢存在銀行里生利息還合算得多。

不過，我想，每天擠在股票交易所里，戰戰兢兢，惶惶恐恐，忽喜忽憂，得意似龍，失意成虫的人群中，能夠這麼“明智”地進行“投資”的，看來數目實在是寥寥可數，少之又少。尤需指出的是：捲入這個股票圈里的人，不管是由於一時僥倖，或者是自己眼明手快，明斷秋毫，只要一開頭時能或多或少撈到一把，那末，可以想像，這個人從此就會沉溺其中，成為股票的不貳之臣了。將來會不會由此而“發

达”，也还是个未知数；而人呢，肯定地，对股票市场以外的东西，都会感到索然无味。於是，什么国家大事，什么正义真理，什么人生目的，什么做人道理，完全都成了别个星球上发生的事，与他全然无关。那当儿，整天读的是股经，想的是股经，看的是股经，谈的是股经，钻研的还是股经，成了这样一个独沽一味的“股迷”，你说，做人还有什么“味道”？

投资性也罢，投机性也罢，在当今这个股票热潮汹涌澎湃，越来越多人“奋不顾身”，“从容就义”的时候，准备跟随逆流往下跳以及那些已在其中浮沉的朋友们，倒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这样是否值得呢？

（七三年三月）

大國手的慨嘆

記得不久之前，看過一則新聞，說得是某小地方的一對夫妻，在半夜時分，妻子忽然肚痛大作，看來已屆瓜熟蒂落時刻。於是，小兩口子匆匆地包了一輛德士，趕到鎮上唯一的醫務所求助。在神聖的醫務所前，做丈夫的東敲西喊，把嗓子都給叫啞了，里面硬是噤如寒蟬，毫無反應，把個准父親給急得滿頭大汗。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轉向警局求援，勞動了警官大駕，親自打電話到醫務所里去。電話鈴響了許久，好不容易聽到有人拿起電話筒來了，却不料接听者不但不回答，反倒把電話筒擱置于一旁，實行“少理”！

這則新聞的結局是喜劇式的，嬰兒在熱心者的幫助下順利地產下來。令人又“驚”又“佩”的倒是那“修養”到家，“勇”于見危不救，却又能那么心安理得的“仁心仁術”大醫師。

把這樣子的故事結合了平時耳聞目睹一些“第一流”專家大醫師對待病痛者的“鐵石心腸”，那種眼睛朝天，鼻孔哼氣，叱病者似豬狗，視人命如草芥的“醫生大人”高高在上的惡作風，莫怪得一般市民會談醫而色變。這種相當普遍

存在的事实正好说明了我们的某些大国手义愤填膺的慨叹：本邦有治病的“第一流设备”和“专门的专科医生”，而病人偏“疯狂地蜂拥”前往中国就医的原因。

不反躬自省，以求改善之道，不时时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却去归罪“一定是”华文报章广泛地“刊载错误”和“毫无根据”的报导，这正是“自无饭吃，怪人舂穀”，葡萄酸气，燠人欲呕！

如果认为，“病人蜂拥往中国就医”有损拥有“第一流设备”的“专门专科医生”的尊严和体面，现在正是平心静气地追究根本原因的时候。



(七三年三月)

球賽乎？比武乎？

因为工作的关系，每一晚免不了要宵夜。有一次，邻桌刚好有一整群刚从球场赛完球回来的球员及教练、领队之类也在宵夜。这一批球员，看起来都还是十五六岁的黄毛小丫头，大约在球场上奔驰了一整夜，很感到疲乏，饥饿的，这当儿教练的“慰劳”自是及时不过的。炒麵一上桌，登时妳一筷我一筷，速度似乎并不比在球场上奔驰时慢多少。倒是几位大老板模样的领队和书生气的教练，慢条斯理，斯斯文文的谈着刚才比过的球赛。

老板样的领队猛地跳起身来，曲臂平举，猛然向后一摔，双目圆瞪如见不共戴天大仇人，大声说：

“妳看，她就是这样来一下？”

教练先生听了，似乎不太相信，转头向一位满咀塞满麵条，吃得正起劲的黄毛丫头问道：

“是不是这样？”获得了肯定的答复后，我们的教练马上也跳起身，提出一付应付挑战姿式，对黄毛丫头说：

“唉，妳真傻，妳看，我们跳起来时候，应该这样——”说着双脚向外一踢——“拿，这样对方还不惨！”

好阴险的一招呵！怎么我们的教练谈球技竟然“贯澈”到武术上去了？我们的少年球员们，原来受的并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一套，或者退一万步说，也并不是什么提高技术，苦练本领的教导，而是如何使对方“还不惨”！更可敬的是我们的教练先生，虽然书卷气重，居然也创造了球场上杀气腾腾的一句“真言”：“我们不应该等别人来攻，而应该先攻别人！”

“先攻别人”，固然是球场上争取主动的战术之一，灵活应用也可说是致胜的窍门。可惜的是教练先生指的“攻人”，并不是攻对方的“龙门”，而确确实实是攻对方之“人”，如此教练“辅导”之下，球场不变战场亦几稀！

黄毛小丫头们，虽然血气方刚，术胜心切，但心地也还是善良的，还不忍以伤害别人来求取本队伍的胜利。然而，太“友谊”居然成其为“傻瓜”；教练先生“痴长”了几岁，生活经验丰富得多了，在技术上当然更是有两手的了，没想到所能贡献的居然却是如何“先攻人”的一套。莫怪得球赛一过，常要玻璃瓶齐飞，运动员成了伤兵员，闹得大家不欢而散。过去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总怪球员们卤莽、没有修养，现在未免会滴沾一番：他们会不会是奉命“先攻别人”？

同样是运动，人家乒乓外交开展起来，结果是赢得了五洲四海各国人民的珍贵友谊，靠著一场球赛，人家会使各国人民促进了解，加深感情。

这样鲜明的对比，不正说明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在球场上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么！

（七三年七月廿九日）

李小龙死了！

李小龙死了。一个武打“明星”一旦暴毙，居然也引得本地绝大部份报章成篇累牍、图文并茂地拼命渲染，在第一版又是头条红字横题，又是围框镶边，甚而至于特写、画页齐来，简直比死了个对世界有极大贡献的政治家，哲学家等等还来得郑重其事、备极“哀荣”的。这也并不奇怪，从“生意眼”看来，这一类所谓“轰动”性的新闻，本来就和法庭上审讯的强姦案件，或者名流太太红杏出墙，大闹离婚等“艳闻”一样，很具有引人注目的“新闻价值”的。只可惜现在的法官大人有时太煞风景，往往在审讯到最紧要关头，偏来个“清堂”，自个儿聆听去了，很令一些具有“新闻慧眼”的记者先生、编辑老爷们感到失望遗憾的。迎合一部份读者的兴趣，不管自己贩卖的是香花或毒草；只管自己的腰包是否膨胀，不理读者是否饱受毒害，这种所谓“新闻眼”、“新闻价值”，其实也和某大导演所说的“能赚钱就是好片”一样，是畸形社会发生的畸形现象的。

李小龙死了。我从没看过李小龙演的戏，因此对他的武功，演技等等无从批评。然而有时工作得疲累时，倚栏下望，

往往会看到还拖着鼻涕的小鬼头们手挥木刀，大叫大闹的当儿，突然反脚一踢，咀中尖声高喊：“李小龙来了！”所以很知道，这反脚踢几踢，正是李小龙的“绝技”，是他的注册唛头的。靠著这反脚踢几踢，李小龙成了大明星，而这大明星靠著观众们“热烈”捧场，票房记录从三百万而四百万再到五百万，看得“影业钜子”们眼热心跳；他的身价也由一万而暴涨成“无价之宝”，甚至还靠著“中国热”风，要“打进国际市场”。有人因此说他“替中国人争光”，宣扬“侠义之道”，树立了“好风尚”。然而，事实却告诉我们，“东亚病夫”丑名的洗脱，靠的并不是几个银幕上的好打狠斗之士的。这样一个很能赚钱的银幕上的英雄，遽而没了，除了影迷们的叹息声外，照例还可以想像到影业钜子们，有的割心裂肺，其痛无比；有的抿咀偷笑，无限写意。偷笑的是不为我所用的敌人，现在“明星陨落”了，大敌一去，正可得其所哉！心痛的是人死了，不能再长期利用了，狐兔未尽而猎狗先丧，腰包不能不受影响，岂不哀哉！

李小龙死了。死因据说是“並無可疑之处的”，后来又据说是“某女星的闺房闯了祸”的。然而，这些都说不了準，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此路一通，大抵灵通界人士的话突然会变得不再灵通，权威人士的话更会变得不值一个屁的。倒是它在万千影迷中造成强烈的震波。消息一传开，个个奔走相告，又复半信半疑，要求权威们证实。义愤膺胸的小鬼头们还要替“李小龙报仇”呢！就在我们的工厂内，两名工友居然也因此消息而大打出手，一时椅子碗碟齐

飞，闹得彼此头破血流。原来导火线不过是其中一名工友在哀叹李小龙之死，而另一个却毫不识趣的讥刺他：“还惨过死掉你老豆！”这样一句开开玩笑的话，竟也会重复了银幕上演出的一幕来！

李小龙死了。你说，是不是遗“祸”人间呢？

（七三年七月廿五日）



從「中國熱」談起

這些日子來，世界各地普遍熾烈地吹起了“中國熱”風。這是很易于理解的事。首先，廿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蓄意對中國搞包圍圈。這個包圍圈不单只在經濟、政治、軍事方面，在輿論方面，更是造謠污蔑，無所不用其極。一般老百姓，在當權者擺弄下，對中國人民的印象，似乎仅是被“奴役”了廿年的飢民。這種錯誤印象一旦因為美國政府被形勢所迫，不得不自我解除包圍圈后，也就徹底破毀了。為了重建新的正確的認識，大家對這個“新”國家的一草一木當然都會感到新奇有趣。其次，由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社會結構瀕臨解体，吸毒，濫交，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對現狀極端不滿的人，自然也會對一個嶄新的社會衷心嚮往，渴望從那里吸收生活的營養的。

這兩種原因促成了“中國熱”風，而這股風正標誌了整個世界新生力量的茁長，腐朽力量的日趨式微，正是一股好風，一股令人心曠神怡的好風！

在這當兒，港台一些所謂“自由影業”公司，早已忘掉了他們幾十年來耿耿于懷的“反共大業”，紛紛以“中國”

人自居，企图在“中国热”浪潮中混水摸鱼，捞个钵满盆满。这些所谓“影业鉅子”开始时还以“打开欧美市场”而沾沾自喜，接着又以“收入几千万美元”而大吹大擂。当然这些以金钱的尺去衡量一切的影伶们，是绝不会去考虑自己推销的是什么破烂货的。所谓“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因此，会赚钱的自属“佳片”，这正是影业鉅子们所以财运亨通的原因。

白猫黑猫诚然都是会捉老鼠的了，“影业鉅子”们的动作打斗片，挂了“中国”的招牌，确也打开“国际市场”了，只不幸在一些地方，冒牌货终于露了底，最后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保证“佳片”一在加拿大上映，那里的华侨立刻倒了霉，个个在别人眼里都成了好打狠斗之徒，害得商店顾客稀疏，生意一落千丈！“××大兄”在美国上映后，纽约时报影评讥之为“第九等的劣片”，更指出：“如果让这类影片代表中国，那不是中国人的光荣，相反的是中国人的耻辱！”

类似的反应，影业鉅子们看了自然是很不爽的；然而，“不爽”的只是黑猫居然抓不到老鼠了，倒不在于他们给全世界所有华人都丢尽了颜面！早已成为千万富翁的影业鉅子们，着力于“打开国际市场”，令人感动流涕的吹什么“国片之光”；在被斥为“中国人的耻辱”的当儿，扪心自问，除了哀叹黑猫抓不到老鼠外，难道不应该再三反省一下么？

昔日的火腿博士林语堂，在花旗邦熬费苦心大卖“国丑”，以博洋大人一嚟；结果呢，本身是名成利就了，却把

留辫缠脚，颓废无能的丑恶“中国”人形象，硬刻在一些洋人脑中。刚刚去世不久的老太婆赛珍珠，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她的“中国”，被她卖了几十年丑的旧中国。只可惜这样的中国早就死去了，新的中国对这样一个别怀居心的糟老太婆，当然是绝不欢迎的。胡适博士也曾搞过这一套，说什么中国的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有道是“五鬼闹中华”是也；而封建帝国主义等恶势力，竟是“并不在内”。如此一类的“国丑”一抖出来，当然是深得某些人的欢迎的，因为它既有利于“竹幕”的布置，还替洋大人的罪恶勾当，园满地给洗脱了。旧中国的积弱原因，根据胡适博士的解释，帝国主义者不是“并不在内”么？

文棍们卖国丑，受到了主子的赏识，博士衔头，××文学奖金等源源到手；而“影业钜子”们财迷心窍，也想走这条发财路，奈何世界早变，欲卖丑而无丑可卖；只好搞些冒牌污烂货，企图蒙骗过关，偏又漏了底，正是时兮不再来，奈何，奈何！

正当冒牌货到处碰钉的时候，中国拍摄的三套纪录影片《出土文物》、《考古新发现》和《针刺麻醉》也在纽约上映。开幕第一天，全院座无虚席，还有几十人站着看，片中精采镜头，还不断引来热烈掌声。放映后第二天，纽约各大小报都发表了影片，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美国人民的眼睛到底是雪亮的，这种爱憎分明的两种对比，不正是充份说明了冒牌的无耻伎俩，早注定要破产的吗？

（七三年七月十九日）

醫學·名利

(一)

记得当世界第一宗由巴纳德医生主持的换心手术在顽固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以后，曾经轰动一时，且曾被誉为医学上器官移植的伟大成就。

那一回接受换心者是白人牙医伯莱柏格，“捐”心者，则是一名黑人。单就着眼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位学者曾经发出欢呼，迫不及待地在这报上发表文章说：这件事“已然突破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的隔离政策。”因为“尊贵”的白人先生居然也破例接受一个“低贱”的“黑鬼”的心脏，让它在自己的胸膛里跳动，实在是破天下之大荒，匪夷所思！

奇怪的是这么多宗换心手术在南非进行了，我们却一直很少听说过有一宗受心的是“黑鬼”，捐心者是白人先生；想来，心脏病大概是专看上尊贵的白人先生吧！

其实，只要往深一层想想，这些换心手术的进行，正好是突出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狰狞面目的。在垂亡的时刻，不用说白人先生是决不会想到“黑鬼”的心脏的“肮脏”“低贱”；即使是猪心狗肺吧，用得上的话，大概也是照换不误

的。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和某学者的所谓“突破种族隔离政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最近一宗也在南非由巴纳德医生施手术的第一宗同时移植心脏和肺的病例，更暴露出躲藏在“医学创举”幌子后面的丑恶事实。这一回“捐”心肺者不例外的是黑人，接受心肺的病人总算也是个“有色人”了，不料却又引起“捐”心肺者亲属的抗议。在他们向报界发表的一篇声明里说：

“只因为我们是无权的黑人，你们就从我们身上得益。”

“你们讨厌黑人，但却要利用他们的心脏！”

这是个多沉痛的控诉！

巴纳德医生自从施行了第一个心脏移植手术后，早已名成利就；不久前据说还把他的“黄脸婆”丢在一边，被南非某大富豪看上了，招为东床快婿；还不时周游列国，到处发表换心手术的“学术论文”，真是捞得风生水起。

这样的一个人说他施行换心手术为的是治病救人（其实是“救”了一个，又“杀”一个），或者是“学术研究”，是很值得人们怀疑的。讚美他“敢于突破种族隔离政策”则更荒唐可笑。

其实，换手手术进行的技术要求也并不比断手或断指再植复杂、困难；而且现在也还存在着许多还不能解决的关键问题。单单是器官排斥的现象吧，即使是活得最久的第一个换心人也逃不过这一关。他的“第二生命”大部份时间都在医院的病床上渡过，一出院不久也就寿终正寝了。另外，更重要的是所牵涉到的捐心者死亡与否的道德问题。一个心脏

还在跳动的“捐心者”算不算已经死亡了呢？

虽然如此，一些“高手”名医，还是跃跃欲试，饥不择食的拼死命找机会表演一下，把两个人的宝贵生命当试验品。就在这些“伟大”的“盛举”中，不知发生了几许悲惨的故事。其中美国一些医学专家不甘落后，也曾进行了好几次换心手术，却没有一次“成功”；在日本，札幌地方检察处，更传讯了进行日本首次换心手术的和田春郎医生，提控他“过失杀人罪”！

在充斥着名利思想的畸形社会中，为了想哗众取宠，出人头地，一些学者专家之流，不但时常会“语不驚人死不休”，言人之所“不敢”言；而且心狠手辣，无所用其极。在他们眼里看来，几条人命比起个人名利，本来就不算是一回事的。

(七一年八月十三日)

(二)

日内瓦大学麻醉学研究所所长金普尔教授指出：针灸治疗在现阶段仍是“成功少，失败多”，因此，提出警告说：“在中国国内认为针灸治疗可以止痛医病的，只是“从前”的医生；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对于针灸治疗，“似乎”都“抱有疑问”！

正当举世钦羡于针麻成功的浪潮里，忽然涌出这样一个唱反调的，其用心实也昭然。突发奇思，提出怪论藉资耸人听闻，这正是西方某些“学者”“专家”之流，争取出风

头，往上爬的不二法门。

根据报导，单只在七一年，就有四十多万人曾以针麻进行手术。这些病人当中包括刚出生两天的婴儿到八十多岁的老翁；从轻症病人到休克、昏迷危重病人，成功率竟达到九十巴仙。像这样杰出的成绩，如果还算是“成功少，失败多”，那末，洋专家的治病病夫大概有如走江湖卖膏药者口中所说的“百发百中”，“手到回春”吧？

看来，真正对针灸治疗“抱有疑问”的，不是别人，正是如金普尔教授一流的“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大医师”！



壟斷與掠奪

(一)

经济学家马伦鲍姆在提呈给美国政府的一项报告中指出：美国现在的燃料荒只是一个开端，将来会有更大的物质荒，最后弄到百物俱缺。

作为资本主义的老大哥，花旗邦靠资本垄断，剥削，先进的科技，生产了全世界百分之十四的小麦，百分之四十五的玉蜀黍，和百分之廿的肉食。然而，由于本质使然，仅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点七的美国，竟然消耗着全世界资源总生产的百分之四十。这个庞大比数偏差是个铁般的事实，说明了美国并不是个值得令人钦羡的富裕生产者，而是个可怕又可厌的消耗者！它的“繁荣富裕”，主要正是建筑在对第三世界天然资源的掠夺上。经济上的帝国主义者，为了保证廉价工业原料来源不绝，不可避免地要走军事帝国主义的道路。这就说明了山姆大叔乐于自告奋勇，充当世界宪兵的根本原因之一。

燃料荒的出现，显示资本主义垄断集团胃口是越来越大了。真要弄到百物俱缺的时候，可以想像，这个贪婪成性的

资本主义老大哥势必进一步以更自私的手段对第三世界进行掠夺，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欲望，这是必须严加警惕的事！

（七三年四月廿六日）

（二）

尼逊总统终于在星期四宣布：美国将抛售极大量的战略性囤积品，以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部份步骤。他承认即使抛售会引起原料生产国的“喧哗”和“申诉”亦在所不惜。

比起在越战高潮时期，日花一亿美元的“大手笔”作风来，抛售战略性囤积未免显得太小家子气，和堂堂“第一富强国”的盛名实也不太相配。根据统计，这些囤积品的总值不过区区六十亿美元，只够当年在越南二个月的开销。一个富家子，突然变卖祖业以维持生计，这不但说明了他已是破落户一名，同时也暗示了他庞大的财产在过去是如何“累积”来的。损人利己，正是，“第一富强国”所以会成为“第一富强国”的根本原因。在国际原料价格高涨的当儿进行抛售，先括了一大笔；等到价格因而猛跌，这当儿货鲜价平宜，再来乘低吸购“囤积”，翻手是雨，覆手为云，手法不可谓不“高明”了。苦只苦了原料生产国，连预料中的抗议声，在大总统的耳里也只不过是“有气没力的”“喧哗”和“申诉”！

既然“抗议”只能成为“喧哗”和“申诉”，第三世界的原料生产国实有必要改弦易辙，实际行动起来，坚决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不久前，石油生产国联合起来逼使垄断财团

不得不提高原油价格，正是个良好的开端！

（七三年三月廿一日）



污染與資本家

(一)

日本政府宣佈：自本年十月份起，凡因空气污染致病的人，将可获得更多的医疗赔偿，受害者到痊愈为止，医药费全免。

污染，对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来说，是顶头痛，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资本家们腰包胀得越厉害，老百姓吞黑烟，喝臭水、吃毒鱼，只有瘦得越厉害，终至成为躺在病床上的“受害者”。

有“堆土机”之称的日本首相田中，是战后挺有气魄、顶精明的首相了，碰到这个资本主义“绝症”，也只有摇头叹息，任由声望大跌了。现在，受害者既然获得医药费全免，看来似乎是很公道，大家都可以平心静气，毫无怨言了。只是这个赔偿，还得由老百姓们太家掏腰包；现在饱餐着黑烟臭水毒鱼的，看来也还有希望继续饱餐下去，直到躺到床上获得免费医疗为止。

倒是“经济大国”的资本家们，当躲在滤了气的暖气房，喝着从那里用飞机运来的“温泉水”，拍拍饱满的腰包

时，不免要偷笑起来：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可爱了。

（七三年四月廿日）

（二）

日本有一家公司因抛弃工业废料而导致污染，使一百卅余人因而受伤。同情者纷纷聚集在该公司东京总办事处前静坐抗议。同样是在日本，水俣地方一家企业公司分行经理山根井修先生，却跪在“水俣病”丧生者灵前，表示深切的“哀悼”及“抱歉”。

工业污染为害公众生命，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北美五大湖，世界最长河居然都成为“无生命之死水”，这不过是近年来发生的事。“经济大国”的日本，在这方面看来也不甘落后，甚而至于大有浸浸乎其上之势。

工业发展和污染，似乎是一对难兄难弟，形影不离，分也分不开。要工业发展，不要污染，这很合乎大家的意思。可惜的是大老板们一想到必须再掏腰包，另外设计装置毫无赚头的清除污染底设备，无异要他割下块肉，只好免谈。

小生意人的哲学是“赔钱生意没人干”；大老板们却是“毫子斗零不收”。没有大块大块的肥肉照例是没有胃口的。他们倒宁愿冒天下之大不讳，在责难声中跪在“死难者”灵前深深地“哀悼”、“抱歉”一番的。甚至掉几滴鳃鱼眼泪也不难的，手帕儿滴上几滴驱风油，轻轻在眼簾上抹两抹也就行了！

（七三年三月廿五日）

體育·名利

(一)

在印尼羽总会长苏迪曼博士发出向中国羽球队挑战的豪情壮语后，我们又听到中国方面愿意与印尼羽球队进行一场友谊赛的消息。这下子，大家都满怀兴奋地等待这一场“本世纪最轰动的羽毛球赛”的举行；看看汤杯的拥有者的印尼如何证明他们不是“假冠军”，而是“货真价实的冠军”；不是“大部份”世界冠军，而是“全”世界的冠军！

不料，事情急转直下，过不了几天，同样一个苏迪曼博士居然又吞回发出的壮语，忽然下令禁止印尼一流羽球员选手短期内出国比赛，更乾脆地拒绝了香港当局苦心安排的中印羽球大会战。看来，苏迪曼博士已认定时间对印尼有利，希望拖它几年，那时中国羽球健将现状最优的汤仙虎、侯加昌两人，想来应当已是时不我将，渐走下坡；而自己的“国宝”梁海量正值年青力壮，大可以此“吃符”也。现在“悬疑”的冠军，总比万一被证明是“假世界冠军”来得“体面”！

运动场上竞技，各出谋略，奇兵突出，讲究的是战术的

多样化。这样不但能丰富体育运动的内容，也提高了体育运动的水準，这是应当讚许的。然而，若只为了“真”“假”冠军的虚名，不惜在大吹大擂之后，突然又掩旗息鼓，改採鸵鸟政策，这就是“输赢第一，友谊最后”“体育精神”的表现，不但令人恶心，抑且也有损国家体面的。

(七三年二月)

(二)

黑人拳手弗曼在二个回合中，意外地击垮了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前任“拳王”费拉塞，登上了“世界拳王”的“宝座”。

通讯形容获胜后的弗曼，说他“陶醉在沉思中，微笑地编织着未来的美梦，准备好好地利用这个地位。”过去，是弗曼找人赛拳，现在呢，“我是世界冠军，别人须先开口才对！”

胜利一条龙，骄狂之气直冲牛斗，彩金，荣誉源源而来，这正是畸形社会“名利”思想在体育竞技方面的深刻反映。

只可惜“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世界上并没有永远的冠军，这正是体育场上无可抗拒的规律。一旦“拳王”从宝座上摔下来，那末，等待着他的，将会是可怕的厄运。许多过气“拳王”纷纷成了“后起之秀”“餵拳”的对象，而名震一时，被誉为“褐色轰炸机”的黑人“拳王”，最后居然乾脆被当作疯子，关进疯人院里去了。

这正是生活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体育运 动 员 的悲
哀！

（七三年二月）



軍刀·英雄

(一)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再度嚣张，三岛由纪夫之流，高举军刀张牙舞爪的时刻，我们听到了有人准备展出以当年罪恶昭彰的战争犯头子山下奉文为主角的皇军腊像。那目的，据说是尽力争取日本遊客來访云云。

我们是很能理解一般财迷窍者的心意的。然而却也万万想不到，竟然有人想钱想昏了头，在千千万万受难同胞冤情未申，尸骨未寒的当儿，却向当年双手染满了鲜血的大凶手竖起了拇指讚好的。

可以想像得到，作为一个日本遊客，当他看到当年本国的“英雄”，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地接受别人投降时，心里会产生那一种感觉的。那是鼓励他们向山下奉文看齐！你看，原来我们大日本帝国过去是这么威风，虽然曾经到处“共荣”人家，烧杀抢掠无所不幹，而人家不但宽宏大量，毫不记恨，久了居然还感恩载德的刻像留念呢！

鲁迅先生留日学医的当儿，发生了一件影响了他一生的事。在上细菌学放映的幻灯片中，作为余兴节目，出现了一

大群中国人。那时正当日俄战争时期，一个中国人据说充当俄国人底间谍，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准备砍头示众。那一大群围观的中国人却在麻木不仁的看杀头的“热闹”。这件事使鲁迅先生觉悟到单是身体健壮还是没有用的；灵魂的救治比肉体重要。因而他放弃了学医，改而从事文艺的战斗。

真的，对屠夫们来说，一隻健康的牛，比起病瘦的牛是有价值的多了。

鲁迅先生当年在幻灯片上看到的麻木不仁的中国人，经过了大时代洪流的冶炼，早已是刮垢磨光，令人刮目相看。那些立意为日本军国主义扬威的人这当儿还在摇旗呐喊，欢呼屠夫们“杀得好！杀得好”。这说明了他们其实并不是属于思想麻木不仁一类的。

然而，由于这些“驚人”的表现，却也使我们提高了警惕，也看得更清楚一些。既然在日本本土为战争贩子服务的走卒们都登场替军国主义者的死尸卖力地涂脂抹粉；既然在当年受害者的土地上竟然也有人出面呼应时，我们当然可以意识到军国主义者确是在磨刀霍霍了，曾经身受其害者还能够无动于衷吗？

（七一年二月廿二日）

（二）

前日本皇军横井压一在参观日美和平纪念碑时，要求他的丧生“同志”宽恕他，因为他“今日健康地站在此间，而你们却长埋斯土”。

在菲律宾石洞里独居廿八年的横井，自从被人发现，回到日本后，一直都被宣扬为举世无双的“英雄”。不错，离群独居，过了几十年童话中鲁宾逊式的生活，那股顽强的生活毅力是值得人们钦佩的。然而，我们必须透过阵阵讚美声，看看他主要的另一面。

回到日本以来，这一位“英雄”从未为过去充当军国主义者侵略炮灰，到处杀人放火的凶手角色感到忏悔。要求战死“同志”宽恕他未“捨身就义”正好说明，他满脑子装的还是军国主义那一套“忠君爱国”的黑货，只差还没来个三岛田纪夫的武士道式的剖腹自杀而已！

其实，有资格宽恕横井的，只有那些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无辜牺牲的无数受害者。他们若还有求于他的，也并不是到处招摇、卖“英雄”的“忠君爱国”膏药，而是切实地追悔过去，以身说法，揭露军国主义的毒害，以为世界和平略尽棉力！

（七三年三月七日）

文明與落後

(一)

这个世界就是那末怪，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明明是黑的东西，偏就有人硬指是白的。某金元王国为了经济扩张，抢夺地盘，不惜自任世界宪兵，到处张牙舞爪，狂轰滥炸，这样子的杀人凶手，偏偏有人美其名为维护“和平”，为了“自由”，捨己为人的传播“文明”的种子。

我们很明白所谓“文明”大国“文明”之所在；也很能理解一些人苦心孤诣宣扬“文明”的居心；更曾身受“文明”的“照应”而受尽其苦！大凡“文明”所到之处，百姓血汗被吮吸净尽，金银财宝都滚滚流入“文明”人的腰包里去了。这样，当然会有人对这种敲骨吮髓式的“文明”感到愤怒而反目了，挺身而出，请“文明”人滚回老家去。然而，马上随着而来的，又是另一套的“文明”：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据说为的是教训那些不驯的“落后”民族。

然而，虽然如此，也还有人一直在狠狠追求“文明”人施捨一下“文明”的；而且还带着一股“蛮劲”死追死缠，

厚着脸皮，低声下气的哀求：

“快來吧，不然別人就要搶走了……。”

魯迅先生最早告訴我們，中國四千年文明史上，明明寫的是“吃人”兩個字。他實在很能看透“文明”兩個字背後包涵着的意義的。讓我們翻翻金元王國短短百年史吧，原來寫的不外也是“吃人”兩個字。不過，到底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世界當今最“文明”的國家自然是樣樣第一等的。他們不但在吃下等人，同時也在吃別的“落后”的人。尤其重要的是當他們在施展出“文明”的殺手鎗時，又會裝神扮鬼，放出一大堆掩人耳目的妖雲怪霧，振振有詞的居然從一個殺人犯搖身變作救世主來！

於是，劫後余生的紅印地安人像野畝般地被圈起來，限居于最貧脊之地，等待滅種的厄運；這是由于他們底祖先的落后，他們才需要接受這種“文明”的“處罰”。於是，黑人被歧視、被逼害、生活在最底層下，原因呢，也還是因為他們的“落后”。

在那些“文明”人看來，“貧窮”、“落后”民族唯一生存之道就是等待“文明人”的“同情”、“憐憫”、“施捨”與“感化”；不然的話，嘿嘿，越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然而，世界總是要變的。看清“文明”人的咀面的“落后”民族越來越多，也越來越“不听话”；“文明”人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也越來越“文明”起來。儘管如此，也讓我們姑且暫引一句“文明”人的老話吧：“上帝要一個人死

亡前，必让他先疯狂”，“文明”人现在的“文明”，不正是临死前的疯狂么！

(六九年 月 日)

(二)

两名美国黑人，向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供述了他们受骗，被联邦政府作为研究一种致命花柳病的试验品底经过。在这项试验中，阿拉巴马州内共有四百余名黑人被注射了梅毒菌苗，目的据说是要鉴定这个所谓“德卡斯基试验”对梅毒病的功效。结果呢，因为“试验品”都未曾注射抗毒剂，因此很多人为了“医学研究”而“壮烈牺牲”。

在这个所谓“世界第一富裕国内”，黑人、印地安人以及一些墨西哥人后裔，都是属于所谓“落后”、“没有受教育”、“不文明”、“肮脏”的被歧视民族。因此，他们向來只有“自由”地被驱往战场，充当炮灰；出卖廉价劳动力，或者被圈进了“保留地”，以便“蒙受”白种文明的“熏陶”的。现在呢，又加上一项花样：成为试验室里的天竺鼠！

在这样一个“自由”、“文明”的“最富裕国”里，医药医生服务的对象，本来只是白种上层人士的。为了他们的贵体安康，得以多逛几趟窑子，实有必要“牺牲”几条值不了几文钱的“落后民族”的贱命的。

只是“学术研究”、“医学探讨”等漂亮幌子的背后，流着的却是无权无势小人物们底无穷无尽的血泪。这不正是

口吃人肉念弥陀的典型么！

（七三年三月十三日）



擁抱的背後

据说，会面时拥抱成一团，是苏联式的见面礼。作为普通老百姓一种真情的流露，这个见面礼的表现本来是很热烈，也很感人的。然而，在克宫头头们来说，这种拥抱头却是另有文章的。由于是领导人，一拥抱起来，当然更为“认真”，更为“炉火纯青”，有时双眼饱含泪花，简直是感人肺腑。

几年前，克鲁雪夫拥抱过艾森豪威尔，於是乎，从此“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其他诸人尽皆碌碌，注定要让两个“大英雄”任意宰割分赃。布里兹涅夫是克鲁雪夫选中的“接班人”，对“拥抱”这门学问，领悟既高，浸淫更深，简直是青出于蓝，达到返璞归真的最高境界。五年前，他在拥抱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博达后不久，又因为捷克离克宫的“经”，背克宫的“道”；扑克面一摆，马上又把他请入阴森的莫斯科城堡，尝尝驯兽师的皮鞭。不久前他又拥抱了印度的领导人，还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结果呢，因为天灾人祸丛生，闹到饿殍遍地有如苍蝇的印度，还得迫人民进一步勒断腰，搜括饥肠以把花生米往“伟大朋友”的苏

联船上装。上月间，他还拥抱了尼逊总统，当然仍是惺惺相惜，还吹什么这次的拥抱很“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事实呢，埃及消息报说：“我们向两个超级大国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它们以牺牲东西方小国利益的代价而同床。”；巴基斯坦时报的社论说：“如果两个巨人的拥抱将导致小国遭殃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对超级大国最近的契约感到高兴。”；英国卫报也讽刺道：“世界的两个大王仍然企图继续称王，至少是在他们的领域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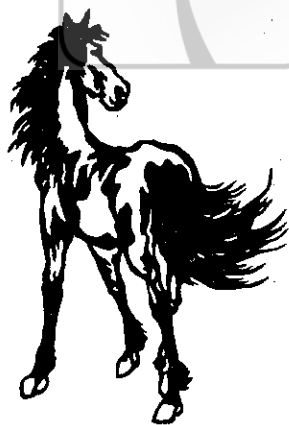
你看：只要克宫头头们一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拥抱成一团，照例又是小国们倒霉遭殃的时候；即使是克宫头头们居然含笑吟吟，纡尊降贵，与弱小国家领袖拥抱在一起了，嘿，且慢受宠若惊，前头也还有大苦头吃的。

这样子的苦头，柬埔寨的施汉努最有深刻的体会。三年前，刚被热烈拥抱过而正要离开莫斯科时，克宫头子之一的科西金才告诉他：你已经被推翻了，还猛拍胸担保：一定支持你！其实，心底里却是有如送掉瘟神般的轻松。施汉努一到北京，克宫头头赶紧别过脸和金边的新贵们勾肩搭背去了。不幸的是一贯只服膺于美国的军事威力是无敌的克宫头头们，这次却都跌了眼镜；曾几何时，本来后势看起来的新贵龙诺竟然费尽尼逊总统吃奶之力也还扶不起。看看大势不妙，这当儿布里兹涅夫急把指挥棒一轮，克宫交响乐团马上换了调，对柬埔寨民族解放军齐声讚颂起来。这样的讚颂还随着金边情势的危急而高潮迭起。六月间，苏联报章开始提起三年来一直拒绝承认的王国团结政府元首施汉努，并且还引述

了他的话；到了八月中旬，当金边进入围城状态，而美机又被迫停炸的前夕，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居然在消息报上一跃成为“人民真正代表”了！看来，一旦施汉努回到金边，布里兹涅夫势必兼程赶去，以便笑脸吟吟，再度热烈拥抱一番的！

这样子的拥抱政策，正是修了的苏联的传家宝，打算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正当克宫里锣鼓喧天高唱“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时候，布里兹涅夫早把双臂伸开；准备扑进他的怀抱的人，还须留意，长长的袖子里藏没藏鱼肠小刀或者穿鼻麻绳的。挨了一刀的捷克与穿了鼻绳的印度可正是两个最好的例子！

（七三年八月廿三日）



甜蜜的謊言

有一些人很喜欢说反语，明明是心怀不轨，咀巴却嚷着什么光明坦白；明明是扩军备战，偏又“和平”不离口；明明是大耍阴谋鬼计，还是要满口“友谊”、“安全”。对这样子的人，要想法了解他，虽不太容易，可也不太难，只要牢记心头：这家伙说的尽是反义词，应该把他的话说倒转过来听，那末，虽不中亦不远矣。

克宫大头目布里兹涅夫是这一类人之中的翘楚。有时他的话说得比蜜还甜，什么“裁军”，“世界和平”，“合作”等等，硬是嚷得震天价响；有时却又凶相毕露，趾高气扬地高呼要“称霸七海”，与美帝共比高。甜言蜜语，为的是想钩人上当；耀武扬威，却有如毒蛇吐信，随时伺机想噬人一口的。这样子的两面手法，翻云复雨，令人眼花缭乱了。一些糊涂虫既惑于蜜语的剧毒，又震于大炮的威力，免不了卖身投靠，给自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曾经吃了克宫的毒饵的人，对布里兹涅夫的一手反扭别人手臂，另一手“亲善”地轻拍雪雪呼痛的受害者底肩膀，还低声细语安慰一番的手法从此自会敬谢不敏的。然而，却

也不得不要钦佩布里兹涅夫是个高级政坛大明星，早有资格赢取表演艺术的奥斯卡金像奖的。

类似杰出的演技，作为矿工出身的老前辈克鲁雪夫实在是望尘莫及的。你看：由于未曾修过反义词的课，对两面手法的表演艺术无从领会，一旦掌了权，反叛了本阶级，也就只会一味蛮干到底。对本阶级的拥护者，马上撕毁协定，撤回专家，甚至泼口大骂；看看道理不在自己一边了，又不懂得顾左右而言他，只会四处伸手，妄想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这样的表演技巧，未免是太拙劣了。还是看看布里兹涅夫精彩的吧：“我们正在竭力之所能，使中苏二国关系恢复正常的。不幸在这方面不能有重大进展。”原因呢，“是中国领导层采取以反苏为根据的政策，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难道还不是“慈祥”、“热爱和平”的“长者”的“衷心之词”么！原来，局势的紧张不过是对方好战成性，害得“一贯”“爱好和平”的布里兹涅夫不能如愿以偿地“维护世界和平”！至于陈佈在中苏边境的百万大军呢，这当儿，自然是不提为妙，别人硬要提出来，也只好矢口否认了。

再看看当他和尼逊总统两人在坐地分赃的时候吧：还要恶人先告状地高声“怒斥”别人“与美帝勾结”，好像如此一来，就可以表明自己的“清白”了。这时候他当然不敢提到他也仍旧奉为国父的教训：为了最后消灭强盗，减少强盗的祸害，暂时在技节上的让步是必要的。

这样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表演当然是非常高明的了。

不幸，有时免不了要露出狐狸尾巴來。在不结盟国极峰会议召开之前，布里兹涅夫急忙致函会议所在地阿尔及耳的总统彭米定，警告：“如果把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那是非常危险的。”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当年美军侵进越南，据说是应西贡政权所邀；美机狂轰寮国、柬埔寨，据说是应永珍政权和金边政权的“邀请”；而布里兹涅夫挥大军侵占捷克全境，依样画葫芦，居然也是“应捷克政府的邀请，镇压企图损害社会主义成果的捣乱份子”了。把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诚然是很危险的了，奈何他们之间蹂躏小国主权之行径偏又何其类似也！

政客们最服膺于希特勒的一句真言：“谎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布里兹涅夫引而申之，变成“谎言渗上蜜糖，就成为真理。”这不可不说是提高，发展了希特勒的“谎言变真理学说”呵！为了避免把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混淆不清，我们赞成有必要在苏联式的帝国主义行径加上“社会”两个字，这样庶几名符其实呵！

（七三年九月六日）

白骨精現原形

我向來不相信也不接受所谓“民族性”的说法。真的，脱离了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性质不谈，却把某种民族的“性格”孤立起来看待，说什么“中国人自私不守时”，“美国人天真慷慨”，“苏格兰人及犹太人孤寒吝啬”，“法国人豪爽热情”，“英国人严肃保守”等等，粗略一看，或许会觉得言之成理，往深里一想，却又未然。你看：一旦古老腐朽的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私不守时”的中国人不是变得最无私、顶守时吗？在廿世纪末颓废思想的熏陶下，年轻一代的英国人还会继续“严肃保守”吗？“天真慷慨”的美国人飞到越南上空时，不是早已变成冷血屠夫了吗？社会环境是个大染缸，染红染黑，都不是什么“民族性”所能决定的。虽然如此，社会不断发展，生活在其中的人不免也跟着变，这当儿，人变得更好或更坏，倒是可以藉此判断这个社会是迈向金光大道或是死胡同里去的。

从这一点去谈民族性或许是较有意义的。就如俄罗斯人吧，一般上被认为是“狡黠多变”。这样子的性格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时期染上的，自也不在话下，更不足为怪。狡黠如

狐，结果是开疆拓土，大大扩展了帝俄的版图，沐化了许多“落后”的少数民族；多变似白骨精，正好与老牌英美帝国主义者逐鹿中原，伺机捞个不亦乐乎。帝俄一倒，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俄罗斯人一变也曾经变得大公无私，眼光远大。那时候的苏联领导人就曾经庄严宣布：“放弃帝俄缔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曾几何时，改头换面的帝俄再度复辟，粉墨登场的最新头子布里兹涅夫满面含笑，胸挂“社会主义英雄”勋章，在蜕化后的社会基础上，终于大大地发展了狡黠多变这个“鲜明”个性！这时，“放弃帝俄不平等条约”自然早给抛到毛厕里了，沦为新沙皇的布里兹涅夫胃口倒是比尼古拉皇帝还来得大。过去侵吞去的土地当然是再不用谈了，要求归还领土是会“损害苏日友好关系”，或者是“激烈的反苏主义，不愿意遵守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只有任由布里兹涅夫尽情宰割，服服贴贴，不吭一声，如捷克的杜布切克之流，才是“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或者是“遵守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领土被佔去，这样的事居然成为对方的“主权”“内政”了，绝不容许受害者“干涉”、“侵犯”的，这真是黠狡伎俩的一个高峰。

在这个时候，对民族运动呢，当然还是满口支持的。第一，这个口号蛮动听的，多喊两次正好表现自己的“大义凛然”，是进步力量的“领导者”。第二，正好乘机把破烂武器推销到“落后”国家去，刮他一笔。如果有那一个傻子如施汉努之类，真要卖命搞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而偏偏看来“

无多大作为”，又花不起钱，买不起枪炮，那末还是免开尊口，否则弄得不好，真要和美帝国主义并起命来，多不“值得”，何况现在又是“美苏合作”喊得震天响的时候！这又是狡黠手法的高峰之一。

诸如此类多彩多姿的表演，当然是很令人眼花撩乱了。可惜的是布里兹涅夫大概还没读过西游记，没机会吸取白骨精失败的经验教训：变少女，变老妪，变老翁，固然都能暂时蒙骗如唐三藏之类的糊涂虫，然而，在精明的孙悟空三打之下，白骨精免不了还是要现出原形来的。

这样子的事情很快就有了一个。就以第三世界的“不结盟”极峰会议来说吧，前几届举行时，苏联的形象还是很高大的。不幸短短几年间，这个“进步力量领导者”的高大形象居然一下子堕落到与美帝国主义者同流合污，成为第三世界小国的攻击对象了。布里兹涅夫煞费苦心，出尽八宝要求第三世界“别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相提并论”，换来的却是“苏联帝国主义者”的“美称”，可真叫他失望了。

这正是白骨精的最大悲哀！

（七三年九月十九日）

莫須有與神經病

当年宋家皇帝赵构及大宰相秦桧，为了恐怕岳飞在战场上建立大功，威望臻至顶峰，会大大地威胁了赵家王朝；再加上河北忠义民兵在岳家军协同作战下，更是一天天壮大起来，形成皇帝老爷心腹大患。在孤家寡人之流底眼中看来，与其冒着灰溜溜被滚下皇帝宝座的危险，实在还不如曲膝于异族之前的。什么民族压迫、人民颠沛痛苦，还不管他娘！在秦桧精心策划布置下，岳飞终于糊里糊涂的掉进了“大逆不道”的陷阱中。到底还只是在第十二世纪八百年前，奸妄在秦桧，竟也寻找不出什么好藉口来，在不平之士诘难之下，却只能噤声道：“其事体莫须有！”

好一个“莫须有”！那是说：“我要卖身投靠，你偏要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我要保命安身，你偏要笑谈喝饮匈奴血，”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你有没有犯下滔天大罪，反正拂逆了老子的意旨，就要你的命！只可惜这样子硬硬来，免不了如韩世忠所说的：“何以服天下”了。

时至今日，奸妄之道繁衍发展，布里兹涅夫之流，满腹密圈，实也不是几百年前的秦宰相所能及其万一的。所谓欲

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云云，实在是太落伍，太没有“说服力”了。

还是看看布里兹涅夫的一套吧：被当为异端份子的作家索尔亨尼辛说：“假如有人宣佈我已突然神秘死亡，你就可用一百巴仙肯定的口吻断定：我已在苏联秘密警察署的允准下被杀害，或者被它直接谋杀了。”手法呢，最是简洁不过的，也不必费什么大劲，伤脑筋来捏造什么“罪名”。更方便的还是按照索氏自己所说的：“他们准备在一宗车祸中把我弄死。”想想吧，要是当年秦宰相还聪明一些，不是也可以来这么一套，振振有词地说：“岳飞嘛，不是让马车给撞死了！”你看：既然是死于“非命”，大家还有什么好说！

以上的配方是准备“修理”手无寸铁，偏又咀吧多的书生用的。如果身为红军将领，居然也敢拔起虎须，捣起黄蜂巢，例如格里戈达柯少将，竟敢在一九六九年布里兹涅夫为了“社会主义大业”，统率浩浩荡荡的华沙公约国大军，教训“离经背道”的捷克毛头小子时，抗起议来了。那末结果呢，却是“被判患神经病”。这个神经病一患就是四年，虽然经过专家诊断后，“证明”格里戈达柯已无需继续“受医治”了，而这个诊断却两次被苏联法庭“推翻”了。患神经病而必须“被判”已属怪谈，专家们的诊断居然被法庭“推翻”更是奇事。莫非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法官老爷们，已然骇人听闻地“进步”到精通于医神经病乎？

患神经病而受“无微不至”的“治疗”，拘禁在精神病院里，直至头脑“清醒”为止；这样子的作法正好说明了布

里兹涅夫毅然决然地把一个反对“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反对“社会主义”苏联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疯子”关进疯人院，不但是“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抑且是很“人道”的。

疯子关进疯人院，名正言顺，比起发配西伯利亚、投入苦牢中，手段高明何止万里。反正疯子不是正常人，“死不足惜”；君不见一旦发生什么失业汉跳楼自杀的案件，法官大人照例免不了要下判：“死者生前曾患过神经病，自杀与人无尤”。於是乎，大家也就松下一口气，心平气和起来，而整个社会似乎也显得更完美无缺了。

恨只恨，这年头时令不行，布里兹涅夫运交华盖，国内外“疯子”越来越多。有办法的，当然是关进疯人院；无可奈何的，只有陈兵百万，准备“应××之邀，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了。关不胜关，别人又做好准备时，克宫的宝座怕也难以再捱下去了。

（七三年十月四日）

无多大作为”，又花不起钱，买不起枪炮，那末还是免开尊口，否则弄得不好，真要和美帝国主义并起命来，多不“值得”，何况现在又是“美苏合作”喊得震天响的时候！这又是狡黠手法的高峰之一。

诸如此类多彩多姿的表演，当然是很令人眼花缭乱了。可惜的是布里兹涅夫大概还没读过西游记，没机会吸取白骨精失败的经验教训：变少女，变老姬，变老翁，固然都能暂时蒙骗如唐三藏之类的糊涂虫，然而，在精明的孙悟空三打之下，白骨精免不了还是要现出原形来的。

这样子的事情很快就有了一个。就以第三世界的“不结盟”极峰会议来说吧，前几届举行时，苏联的形象还是很高大的。不幸短短几年间，这个“进步力量领导者”的高大形象居然一下子堕落到与美帝国主义者同流合污，成为第三世界小国的攻击对象了。布里兹涅夫煞费苦心，出尽八宝要求第三世界“别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相提并论”，换来的却是“苏联帝国主义者”的“美称”，可真叫他失望了。

这正是白骨精的最大悲哀！

（七三年九月十九日）

莫須有與神經病

当年宋家皇帝赵构及大宰相秦桧，为了恐怕岳飞在战场上建立大功，威望臻至顶峰，会大大地威胁了赵家王朝；再加上河北忠义民兵在岳家军协同作战下，更是一天天壮大起来，形成皇帝老爷心腹大患。在孤家寡人之流底眼中看来，与其冒着灰溜溜被滚下皇帝宝座的危险，实在还不如曲膝于异族之前的。什么民族压迫、人民颠沛痛苦，还不管他娘！在秦桧精心策划布置下，岳飞终于糊里糊涂的掉进了“大逆不道”的陷阱中。到底还只是在第十二世纪八百年前，奸妄在秦桧，竟也寻找不出什么好藉口来，在不平之士诘难之下，却只能嗫嚅道：“其事体莫须有！”

好一个“莫须有”！那是说：“我要卖身投靠，你偏要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我要保命安身，你偏要笑谈喝饮匈奴血，”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你有没有犯下滔天大罪，反正拂逆了老子的意旨，就要你的命！只可惜这样子硬硬来，免不了如韩世忠所说的：“何以服天下”了。

时至今日，奸妄之道繁衍发展，布里兹涅夫之流，满腹密圈，实也不是几百年前的秦宰相所能及其万一的。所谓欲

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云云，实在是太落伍，太没有“说服力”了。

还是看看布里兹涅夫的一套吧：被当为异端份子的作家索尔亨尼辛说：“假如有人宣佈我已突然神秘死亡，你就可用一百巴仙肯定的口吻断定：我已在苏联秘密警察署的允准下被杀害，或者被它直接谋杀了。”手法呢，最是简洁不过的，也不必费什么大劲，伤脑筋来捏造什么“罪名”。更方便的还是按照索氏自己所说的：“他们准备在一宗车祸中把我弄死。”想想吧，要是当年秦宰相还聪明一些，不是也可以来这么一套，振振有词地说：“岳飞嘛，不是让马车给撞死了！”你看：既然是死于“非命”，大家还有什么好说！

以上的配方是准备“修理”手无寸铁，偏又咀吧多的书生用的。如果身为红军将领，居然也敢拔起虎须，捣起黄蜂巢，例如格里戈达柯少将，竟敢在一九六九年布里兹涅夫为了“社会主义大业”，统率浩浩荡荡的华沙公约国大军，教训“离经背道”的捷克毛头小子时，抗起议来了。那末结果呢，却是“被判患神经病”。这个神经病一患就是四年，虽然经过专家诊断后，“证明”格里戈达柯已无需继续“受医治”了，而这个诊断却两次被苏联法庭“推翻”了。患神经病而必须“被判”已属怪谈，专家们的诊断居然被法庭“推翻”更是奇事。莫非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法官老爷们，已然骇人听闻地“进步”到精通于医神经病乎？

患神经病而受“无微不至”的“治疗”，拘禁在精神病院里，直至头脑“清醒”为止；这样子的作法正好说明了布

里兹涅夫毅然决然地把一个反对“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反对“社会主义”苏联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疯子”关进疯人院，不但是“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抑且是很“人道”的。

疯子关进疯人院，名正言顺，比起发配西伯利亚、投入苦牢中，手段高明何止万里。反正疯子不是正常人，“死不足惜”；君不见一旦发生什么失业汉跳楼自杀的案件，法官大人照例免不了要下判：“死者生前曾患过神经病，自杀与人无尤”。於是乎，大家也就松下一口气，心平气和起来，而整个社会似乎也显得更完美无缺了。

恨只恨，这年头时令不行，布里兹涅夫运交华盖，国内外“疯子”越来越多。有办法的，当然是关进疯人院；无可奈何的，只有陈兵百万，准备“应××之邀，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了。关不胜关，别人又做好准备时，克宫的宝座怕也难以再捱下去了。

（七三年十月四日）

後記

这里收集的廿八篇文章，大部份是过去三四年间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在某日报的副刊上；另外一小部份则散见在一些杂志上。一些篇幅较短的是在某日报的一个小栏里发表过的，现在把内容相近的同列一起，另加上题目。

三四年时间不算短，所能收集的却只有这么廿八篇文章，这正说明自己的努力是很不够，也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杂文的精要在于能抓紧事态的本质，然后给予致命的一击，而文风则以辛辣精悍为尚，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对自己的作品是要感到汗颜的。整理时重读一遍，过去文章刚发表时的那份喜悦竟然消逝无余，剩下的是更多的不安。然而若把它当作自己在摸索过程中留下来的一点痕迹，也作为将来努力的起点，那末，倒又是恢复了不少勇气和信心的。因此希望于朋友们及读者们的，仍然是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式的批评。

提起笔时，照例是在听到了一些谗言或看到了一些丑态的时候。集名曰银针集，取其针砭时弊之意。

（七三年十二月三日）

後記

这里收集的廿八篇文章，大部份是过去三四年间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在某日报的副刊上；另外一小部份则散见在一些杂志上。一些篇幅较短的是在某日报的一个小栏里发表过的，现在把内容相近的同列一起，另加上题目。

三四年时间不算短，所能收集的却只有这么廿八篇文章，这正说明自己的努力是很不够，也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杂文的精要在于能抓紧事态的本质，然后给予致命的一击，而文风则以辛辣精悍为尚，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对自己的作品是要感到汗颜的。整理时重读一遍，过去文章刚发表时的那份喜悦竟然消逝无余，剩下的是更多的不安。然而若把它当作自己在摸索过程中留下来的一点痕迹，也作为将来努力的起点，那末，倒又是恢复了不少勇气和信心的。因此希望于朋友们及读者们的，仍然是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式的批评。

提起笔时，照例是在听到了一些谗言或看到了一些丑态的时候。集名曰银针集，取其针砭时弊之意。

（七三年十二月三日）